

Vimalakirti Sutra - Bodhgaya, India, 8-1...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Vgok1hDUKc>

讲师:

[笑声] [音乐]

[前段音频不清晰, 疑为开场过渡声音。]

当你们聚在一起时, 有一件事应当牢记: 区分相对与绝对、确定与暂时的传统, 是佛教所独有的。其他宗教, 尤其是西方智慧传统, 并没有区分绝对与相对的传统。甚至在科学领域, 无论讨论"世界是平的还是圆的", 科学家都将自己的论断视为绝对、确定的。

因此, 绝对与相对、暂时与不确定之间的区分, 正是佛教的光辉所在, 是教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所谓"确定的"(了义), 是指可以直接理解、按字面意思接受的教义; 而"暂时的"(不了义)则属于相对, 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。你们也许会疑惑: 智慧的佛陀为何不直接教导? 为何不全部直接讲?

其实, 佛陀传授教义, 并非因为博学多识, 而是出于对众生深切的慈悲。正因如此, 他有时使用间接的语言, 有时则使用直接的语言。就好比一位母亲, 孩子夜里睡不着, 若强迫孩子入睡, 反而适得其反; 母亲需要用讲故事等间接的方式, 才能哄孩子安睡。众生之母佛陀, 在传授教义时, 同样会运用这种方式——以间接的语言引导众生趋向真理。

那么, 佛陀所传授的相对教义究竟是什么? 在相对的教义中, 佛陀曾说他过去世曾是猴王、国王或王子, 这些都是以暂时的方式传法。佛陀关于善恶、取舍的教导是暂时的; 轮回与涅槃的区分是相对的; 关于现象如何显现、如何存在的教导, 也是相对的。凡是被分为两类的教义, 都属于相对的范畴——有些说存在, 有些说不存在。

其他宗教, 尤其是西方传统, 对所有信众只有一套教义, 不会根据不同根器因材施教。而佛陀则根据个人的智力与内在因缘, 传授不同的教义——这并非迎合, 而是真正的善巧方便。相对或暂时的教义, 其真正目的在于引导众生, 引导才是其真实的含义所在。

[音乐] 这部经文的核心主题, 是绝对真理的终极含义, 我现在来尝试解释一下。

当我们说到"绝对真理的终极含义"时, 你们也许会以为, 这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——比如大学毕业生, 乃至那些在厕所里苦读的人——才能理解的东西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[音乐]

佛陀从未说过, 绝对真理或终极空性应当只传授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 比如大学毕业生。他也从未说过, 这种神圣的含义与空性, 只应与那些仅凭聆听就会起鸡皮疙瘩、热泪盈眶的人分享——这种教义, 正应当传授给这样的人。

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，在接受这些教义时是否有这样的体验。不过，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倾向于亲近佛陀的教义，因此我仍会为大家讲解。

如同一切佛法讨论，在进入教义之前，保持正确的动机至关重要，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听众皆然。就我自己而言，传授佛法时，应当避免抱着"通过讲法获得名声、人气或供养"这样的念头。当然，也总会有并非佛教徒的人出于好奇来听，想了解佛陀的教诲，甚至只是想亲耳聆听——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。

以大乘佛法来说，听法的动机，不应仅仅是为了利益自身，更应是为了启迪一切众生。我们需要带着这样的发心来聆听。大乘的另一个要求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听。若心不够开放，这些了义的教义便无法被我们的心灵完全领受。因此，请大家敞开心扉，认真聆听——这种动机贯穿这部经文的每一个字。

我想说，佛陀当年传授这些教义的地方，距离这里并不遥远。那是一个充满奇异与矛盾的场所，而这部经文的听法者，都是非凡的菩萨，具有超凡的证悟与智慧。在场的还有许多其他菩萨，这本身便具有深刻的意义——因为这些弟子并非普通人，他们已证入觉悟的境界。他们的名字我就不一一念了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些与会的弟子，就如同天神与阿修罗一样，他们实际上并不依赖我们寻常的语言来沟通。

当时，大约有五百名年轻人前来聚集。经文记载，他们每人手持一把宝伞，将所有伞盖全部供奉给佛陀，绕佛陀转绕，顶礼膜拜，然后围坐在佛陀四周。这便是这部经文开场的庄严情境。

当佛陀摄受了这些供养之后，将所有伞盖合而为一，化为一顶巨大的宝盖，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影像都完美地映现其中。人们通常以为，这把伞变得极其巨大，而三千世界则变得极其渺小—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那顶宝盖合而为一，同时三千世界也完整地折叠包容其中，毫无遗漏。

这正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便说，接受教义时，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做好准备，敞开心扉，迎接教义中神圣不可思议的示现——就像唱诵时那种超越寻常的体验一样。

在《尘埃奇迹》（经名待考）中，有菩萨对佛陀说：无量的其余众生相信，这一切只是发生在短短数日之内的事，这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。那些尚未受过教育、不信佛陀教义的人，会认为佛陀做到这些，不过是因为他神通广大——仅此而已。而对于那些真正理解非二元性的人来说，我所说的这一切"大与小"，这些区别在真正意义上并不存在；然而他们也并非把一切混为一谈。因此，聚集在一起的众人

，对这一壮举感到极度惊叹。[音乐]

就在此时，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宝积（Ratnakaras）的年轻人站起来，以偈颂赞叹佛陀，向佛陀呈献殊胜的礼敬，积累了巨大的功德。佛陀对此非常欢喜，赞许他所求甚善，并为他授记：凭借这些功德，这位年轻人将来必定成就佛果。

那么，这未来的佛土是什么样的？佛陀解释说，这片佛土深邃广大，以有情众生为净化对象——众生的情感、业力与因果，构成了这片土地的庄严，这便是大乘的领域范畴。然而，当时有声音提出疑问：倘若众生的感知是不净的，那么这片佛土是否也就成了不净的普通国土？

为了回应这个疑问，佛陀展现了这片佛土本来清净的面目，令大众亲眼目睹、亲身体会。这一段在中国佛教传统中影响极为深远；在中国，人们深知，若能学习《维摩诘经》并理解其含义，便会由此生起对密法的喜好。《维摩诘经》中有大量关于纯净觉知的阐释，佛陀告示我们回归无边无际的清净佛土，令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亲见亲历。

距佛陀说法处不远，有一座大城。就在那座城里，有一位居士，名叫维摩诘。

维摩诘并非出家人，而是一位在家修行者，拥有众多仆人，饮食多样，游戏娱乐，甚至涉足赌博——总之，在家生活的种种享受应有尽有。他的朋友形形色色，老幼皆有，甚至还有孩子。他出入于各种场合，地位崇高，威仪深重，深受众人敬重。正因他声望与影响力极大，无数商人、王室成员——国王、王后、大臣、王子——以及各部官员和各阶层人士都来拜访他；年轻人也来依附于他，享受他的恩泽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因陀罗在戏剧表演中也曾前来拜访他。他也深受女性喜爱，的确如此。

后来，维摩诘生病了，前来探望的人无不对他恭敬有加。国王的大臣们甚至说，连神明都前来探询他的病情。就在无数人前来拜访的同时，令人疑惑的是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中，却没有一人前来探望他。维摩诘心想：难道佛陀对他心存不满？当他这样思维时，他以自己的洞察力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。

于是，维摩诘希望佛陀派遣弟子舍利弗前来探望。舍利弗是佛陀极为重要的弟子，被视为佛陀的守护神。佛陀请舍利弗代为探视维摩诘的病情。

然而，弟子们之所以不愿前往，各有其典故与缘由。关于舍利弗，是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舍利弗在树下独自入定，此时有一位女子（摩利迦）前来为他送茶，并向舍利弗指出，他入定的方式并非正确的佛教禅定方式。这些段落在经文中含义极深，并不容易阐释。

那位女子所说的是：舍利弗的禅定是错误的，因为他只是将禅定从日常活动中抽离出来单独修习，而

真正的禅定，应当是在吃饭、工作、行住坐卧等一切日常活动之中同时进行。这便是禅定的正确方式。

她（摩利迦）一再向舍利弗解释：当他禅定时，他将轮回抛在一边，这正是问题所在——他不该舍弃轮回。她说，真正的禅定，是在不放弃轮回的情况下，同时安住于涅槃的寂灭之中。两者并不相悖，修行者应当能够在日常的轮回境界中，同时保持涅槃的状态。她对舍利弗说了许多这样的话。

舍利弗思及此处，当时竟无从作答。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他便感到无地自容，对维摩诘也心存畏惧。正因如此，他不愿前往探视。

目犍连也婉拒了佛陀的请托，同样有他的缘由。有一天，目犍连正在某处向一群在家居士传授佛法。目犍连并非等闲之辈，他是佛陀最重要的弟子之一，地位几乎与佛陀不相上下。正当他讲法之际，维摩诘出现了，指出他的传法方式有误——以那样的方式讲授，只会令人误入歧途。维摩诘说：真正的佛法超越语言，超越诠释，超越思维；真正的教法没有形状，没有颜色；因此，真正的佛法无法言传，听众也无从受授。实际上，传授教法本身不过是一种虚构，聆听教法同样也是虚构，犹如一个幻象在对另一个幻象说话。

当然，话虽如此，传法者仍应依据弟子的根器因缘来施教，应以慈悲心传授教法，应忆念佛陀的悲心而说法。

经过维摩诘这番开示，在场的众多居士中竟有多人当下发起菩提心，得生净信。目犍连深感惭愧，信心大受动摇。他向佛陀禀告此事，说自己无颜面对，不敢前去探视维摩诘。